

高 尔 斯 华 绥 文 集

现 代 喜 剧

天 鹅 之 歌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John Galsworthy
A MODERN COMEDY
Swan Song

本书根据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1930 年版本译出

高尔斯华绥文集
现代喜剧
第三部
天鹅之歌
汪偶然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25 插页 2 字数 292,000
1989 年 4 月第 1 版 198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800 册

ISBN 7-5327-0296-0/I·143

平装定价: 5.85 元

天 鹅 之 歌

构成我们的料子
也就是那梦幻的料子。
我们短暂的一生，
前后都环绕在酣睡之中。

——《暴风雨》

目 次

第 一 卷

第 一 章	食堂的创办.....	3
第 二 章	在电话里.....	13
第 三 章	回国.....	22
第 四 章	索米斯进城.....	28
第 五 章	危险.....	39
第 六 章	鼻烟壶.....	48
第 七 章	迈克尔疑虑不安.....	61
第 八 章	秘密.....	69
第 九 章	重逢.....	78
第 十 章	午餐以后.....	86
第十一章	调查.....	94
第十二章	心事.....	103
第十三章	索米斯在观望.....	113

第 二 卷

第 一 章	“睡鸽”的儿子·····	125
第 二 章	索米斯去看跑马·····	134
第 三 章	两岁的马儿·····	144
第 四 章	在草地·····	155
第 五 章	麻疹·····	169
第 六 章	组织一个委员会·····	176
第 七 章	两个来客·····	193
第 八 章	一次愉快的巧遇·····	204
第 九 章	可是，乔·····	213
第 十 章	这件事和那件事·····	221
第十一章	改造贫民窟·····	230
第十二章	美妙的夜·····	242
第十三章	“始终不渝”·····	253

第 三 卷

第 一 章	索米斯提出忠告·····	265
第 二 章	有所寄托·····	273
第 三 章	耐心等待·····	281
第 四 章	车中的谈话·····	289
第 五 章	车中的又一次谈话·····	296
第 六 章	索米斯灵机一动·····	305
第 七 章	明天·····	320
第 八 章	禁果·····	330
第 九 章	后果·····	335

第 十 章	苦苹果.....	343
第十一章	“大福尔赛”.....	350
第十二章	开过去.....	363
第十三章	失火.....	376
第十四章	静寂.....	391
第十五章	索米斯一命呜呼.....	402
第十六章	完全结束.....	409

第一卷

第一章

食堂的创办

在现代的社交界里，人事纷纭，兴味无常，最易使往事成为过眼烟云，因此芙蕾·孟特同玛娇莉·费拉尔的那场交锋^①，到了一九二六年春季，就几乎完全被人忘掉了。再则，她又绝不鼓励社交界人士去回忆旧事，这是因为，她自从周游世界回来以后，就对英帝国产生了兴趣——正因为这是一种十分过时的爱好，反而具有新奇事物的一切风味和刺激，以及与个人毫无关系的保证。

那些殖民地人民、美国佬和印度学生——都是绝不会被人当作名流巨子的——如今都在这“金银客厅”里彼此见面了；芙蕾觉得他们都“挺有意思”，特别是那些印度学生，既巴结顺从，又高深莫测，叫她简直说不上来，究竟是她在“利用”他们呢，还是他们在“利用”她。

芙蕾有鉴于推行福加特主义非常艰难，一直在为迈克尔的议会事业另作一手准备；由于她周游世界时曾在印度耽过六个星期，对印度有点儿了解，她深信在让印度人自由进入肯尼亚^②的问题上，已经找到了这样的新题目。从她同这些印度学生的谈话中，她懂得了：只有在摸清了怎样的方向之后，才能朝着那个方向走去。尽管这些年轻人头脑复杂、不切实际，思虑过多、

城府甚深，但是对于一个有机体中的分子并没有有机体本身那么重要，至少他们似乎是深信不疑的——也就是说，他们自己不如印度重要。芙蕾仿佛意外地遇见了信念——是一件既新鲜又“有趣”的经验。^③她把这件事告诉了迈克尔。

“这当然很好，”他回答说，“但是咱们这些印度朋友可并不曾为了他们的信念而在战壕里待上过四年，也不曾在那儿担惊受怕过。如果他们都经历过的话，他们就不可能还觉得，他们的信念会像他们所想的那样重要。他们也许想这样做，但是他们的神经会受不了。对我们所有上过战场的欧洲人来说，战争对我们的影响就是这样。”

芙蕾淡淡地说，“话虽如此，信念还是叫人感到很有意思。”

“喏，亲爱的，那些先知们辱骂我们无事生非；可是，你对那种要把人类千百万地宰割成肉糜的、草菅人命的生命力，还能有什么信念呢？相信我的话，维多利亚时代就培养过许多既很低级又很庸俗的信念，咱们这些印度朋友也是这种情况——他们的印度，从那次叛乱^④以后，就一动不动、一声不吭了，而那一回的事情也不过是一场表面的动乱罢了。所以你不必把他们看得太认真。”

“我并没有；不过我喜欢他们那种自以为是在给印度效劳的样儿。”

① 这里指的是芙蕾同玛乔莉因诽谤而引起的控诉案件，见《现代喜剧》第二部《银匙》。

② 肯尼亚，位于非洲东海岸。英国殖民者早在1890年就侵入了这个国家，自从那时起肯尼亚人民就一直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英勇斗争。1963年12月终于获得独立。

③ 这里是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青年，对一切都丧失了信心，因此当他们看见某些具有一定信念的人时，反而感到新奇了。

④ 指1857—1858年印度人民反抗英国殖民主义者的起义。

她望着他的微笑，不禁皱起眉头来，因为她明白，他仍旧认为她只是在增加她的收藏品^①罢了。

她丈夫的父亲对东方学倒确实有过一些研究，可是对这几位新客人也不免感到惊异。

在五月一日那天，他对她说：“我有一位最老的朋友是在印度当法官的。他在那儿已经有四十年了。他在那里住了两年之后，写信告诉我说，他对印度人已开始有所认识。在他那里住了十年之后，又写信对我说，他已经完全了解印度人了。昨天我收到他的来信，他说，他耽了四十年以后，他对他们竟是一无所知。至于他们呢，对我们也是一无所知。东方和西方——血液循环毕竟是不同的。”

“难道四十年之久还没有改变你那位朋友的血液循环么？”

“一点儿也没有，”劳伦斯爵士说。“要四十代才行。亲爱的，把你那挺可口的土耳其咖啡再给我一杯。迈克尔对总罢工怎么讲？”

“他说，除非工联会无保留地撤回罢工通告，否则，政府寸步不让。”

“一点不错。若不是英国的血液在循环，那真会象老福尔赛所说的，要搞得‘一团糟’了。”

“迈克尔的同情倒是在矿工那方面的。”

“我也是这样，少奶奶。矿工嘛，都是些挺好的人——可惜被那些领导人害苦了。煤矿老板们的情况也是一样。在这些宝贝的领导人完蛋以前，全国都会给他们搞得苦透的。煤——真是麻烦的东西；它已经抹黑了咱们的脸儿，如今又要来抹黑咱们的眼睛了。没有一个人是快快活活的！好，再见啦！替我吻吻

① 搞关蓄在社交界想往上爬，喜欢结识有声望的人物。

吉特，叫迈克尔要头脑冷静。”

这正是迈克尔所竭力想做的事情。当“世界大战”爆发时，他虽然已满参军年龄，却到底是太年轻了，看不清随着危机的逼近，宿命论已经爬进了人们的心里。现在面临着“大罢工”，他对此已有所认识，同时还觉得人们特别重视保全面子。他注意到双方都表示，愿意同对方作任何方面的协商，却——自然啰不能作任何性质的让步；他还注意到，“延长工时、减低工资”和“一分钟不加、一个钱不减”的标语到了彼此走近的时候，却又会分道扬镳、越走越远。迈克尔的性格本来容易冲动，这时便怀着掩盖不住的焦急心情，注视着那些典型英国人所进行的、头脑清醒的和试探性质的接触，因为调解的一丝希望就掌握在他们手里。但到了那个值得纪念的星期一，不仅那些拿着标语牌的先生们的面子，就连那些典型英国人的面子，也都突然面临着非挽回不可的局面，这时候他就知道一切都完了。因此，他在午夜从下议院回家之后，就去看看他那位已经睡着的妻子。他该唤醒芙蓉，告诉她这下子全国都要“倒霉”了呢，还是别去唤醒她？何必去惊破那午夜前她的好梦呢？反正她马上就会知道的。何况，她也不会认真看待这件事。他走进自己的更衣室，站在窗边，望着下面漆黑的方场。只在几个小时之前通知，一场总罢工就开始了！这是对不列颠性格的一种考验啊！不列颠性格究竟是什么？在迈克尔心中怀疑了好多年，如今才明白那些表面上的不列颠性格都是骗人的：议会议员们、剧场观众们、轻盈的小娘儿们——轻盈的小身子紧紧裹在连衫裙里、坐在太师椅里的多血症的将军们、爱使性子又讨人喜爱的诗人们、讲道坛上的牧师们，街上的招贴画等等——特别是报刊——都不足以代表民族性格。如果报纸不出版的话，人们至少还有亲身感受和亲眼观

察不列颠性格的机会，正因为有了报纸，人们在战争期间才看不清楚它了，感受不到它了，至少在英国是这样。当然啰，人们在战壕里对不列颠性格倒是看得清、感得到的——感情和仇恨、广告和空想，在那里一概都在“禁忌”之列，不列颠人就只好抱着一种坚韧不拔的幽默感“坚持”下去，不加修饰令人起敬，泥里滚血里爬，又是臭又是闹，以及做不完的恶梦，梦见自己莫名其妙地被人叉进了火坑！他觉得，不列颠人的这种蔑视困难的幽默感，在形势越坏时表现得越好，如今可又碰上好机会了。于是，他转身离开窗口，脱下衣服，走向卧室里去。

芙蓉醒了。

“怎么啦，迈克尔？”

“罢工爆发啦。”

“多讨厌呀！”

“对，咱们得出点儿力啦。”

“他们委派了一个委员会，花了那么多的津贴，如果不是为了消弭罢工，那又是为什么呢？”

“我亲爱的小姐，那不过是谁都知道的事情——一点儿用处也没有的。”

“他们干吗不能协商解决呢？”

“因为他们都不得不保全面子。保全面子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动机。”

“你这是什么意思？”

“喏，它引起了战争，现在又引起了罢工；世界上如果没有‘保全面子’，地球上到如今恐怕已经早就没有生命了。”

“别胡说八道！”

迈克尔吻吻她。

“我看你总得干点儿什么，”她睡意朦胧地说。“在罢工期间，议会里不会有多少事情可谈了。”

“是啊；我们只能坐在那儿，彼此干瞪着眼，每隔一会儿便用上‘方案’这个词儿。”

“我但愿咱们有一个墨索里尼。”

“我可不这么想。你到头来要为他付出代价的。在这方面，看看狄亚斯^①和墨西哥；列宁和俄国；拿破仑和法兰西；或者克伦威尔和英格兰。”

“查理二世，”芙蓉对着枕头喃喃地说，“倒还是个可爱的人。”

迈克尔被那一吻搅乱了，有好一会睡不着，后来睡着了一会儿又醒了。为了保全面子！大家为了自己的面子，谁都不肯采取主动。他躺了差不多一个钟头，一直在找寻一条能够保全大家面子的办法，后来也就睡着了。他七点钟醒来时，觉得自己浪费了好多光阴。在关怀国家大事和急于觅取“方案”的幌子下，个人的情感、动机和偏见都在纷纷活动。正同大战以前一样，大家都在殷切期望对方遭到屈辱和失意；各人都希望牺牲别人的面子来保全自己的面子！

他吃完早餐就马上出去了。

西敏寺桥上，行人和车辆川流不息；没有公共汽车行驶，也没有电车；只有装得满满的或空无一物的卡车，隆隆地驶过去。一些“志愿警察”早已出动，人人带着去参加茶会的神气，沉浸在一种满不在乎的欢乐气氛里。迈克尔向海德公园走去。隔了一夜，就到处出现了这种惊人的、而又秩序井然的、其中既有卡车、

① 狄亚斯 (Porfirio Diaz 1830—1915)，1877—1880年和1884—1911年间的墨西哥总统；1911年5月被人民赶下台。

又有油桶和帐篷的大杂烩！由于智力和想象力的贫乏而产生出来的这一全国性的危机，如今却表现出多么了不起的实干能力和管理能力啊！“人家说咱们没有组织能力！”迈克尔心里想；“咱们难道真没有么——等出了这事以后！”

他走到一个大火车站。站上有工人纠察队，可是，因为有志愿人员义务劳动，火车仍在行驶。他到处打听，随时跟志愿人员聊天。他想着：“哎呀！这些人总得要吃东西啊！办个临时食堂怎么样！”于是他急忙回到南方场去。

芙蕾在家没有出去。

“你能帮我给铁路上的志愿人员办个食堂么？”他看见她脸上现出了“这是个好噱头？”的神情，就赶快接下去说道：

“那将是非常艰苦的工作，我们还要尽可能地争取大家的帮助。我有办法把诺拉·柯费尤和她那一帮人从贝思纳尔草地找来先动手干起来。可是咱们需要的是你那灵敏的头脑和那一套应付男人的办法。”

芙蕾笑了。“好吧，”她说。

他们坐上汽车——这是他们周游世界回来后索米斯送给他们的礼物——跑来跑去，一会儿接客人上车，一会儿又送客人下车。他们在贝思纳尔草地请到了诺拉·柯费尤和“她那一帮子人”；当芙蕾第一次会见这个她一度怀疑可能是她的情敌的女人时，迈克尔立即看出：她在五分钟之内就已经认为诺拉·柯费尤是个“好样的”，不会对她有危险的人。他让她们在南方场下车，让她们去讨论伙食方面的各项细节问题，他自己则出发去对官方不可避免的阻力，挖挖墙脚看。这就像在发动“攻击”以前，先要在黑夜里割断铁网一样。他割断了许多，然后上议院去。这儿虽然闹嚷嚷地谈着一些尚未成熟的“方案”，总的说来，这儿是

当天他到过的最不愉快的地方。每个人都在讲这是“对宪法的威胁”。政府那张苦恼的脸儿显得更苦恼了；据他们说，如果不能保全脸面的话，那就什么也谈不上。“言论自由”和“面对枪口”等辞句被反复使用着！他在议院休息室里，碰见了布莱思先生正在为他那心爱的周报暂时寿终正寝而满腹心事，他就拉他到南方场去吃一顿九点钟的“快餐”。芙蕾也为着同一目的走进来了。照布莱思先生看来，解决的办法应该是把正确的舆论“结成个团体”。

“对极了，布莱思！可是，在‘目前讲话的时候’，究竟什么才是正确的思想呢？”

“那就一切都要回到福加特主义上去。”布莱思先生说。

“哦！”芙蕾说，“我真希望你们两人都别谈这个啦。现在谁也不高兴再谈这玩意儿了。你们还不如要今天的人民去过圣芳济^①时代的生活。”

“亲爱的年轻太太，假如圣方济从前也这样说，我们今天就不会知道有圣芳济这个人了。”

“可是，他今天又有什么真正的影响呢？他只是一件古董罢了。所有这些精神上的伟大人物，现在都是一些古董了。说到这件事，你只要看看托尔斯泰，或是基督就知道了！”

“芙蕾的话相当有道理，布莱思。”

“这是亵渎神明！”布莱思先生说。

“我可不敢说，布莱思；我近来到贫民窟去看过，我得到的结论是：阻止福加特主义发展的，正是这些贫民窟。你看看那儿的孩子们，你就会知道贫民窟对他们是多么有吸引力！孩子只要

^① 圣芳济(1182—1226)，意大利天主教徒，1209年创立托钵行乞的圣芳济教会。

一天有贫民窟可以安身，他就一天不肯离开那儿。而且，请注意，贫民窟还正是一种强大的传播文明的力量。咱们这儿的贫民窟比任何别的国家都要多，在贫民窟里长大的孩子也比人家多；然而我们又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这次罢工将会证明。咱们这儿流血比任何地方少，兴致却比任何地方高；这都是因为有了贫民窟的缘故。”

“这话简直是大逆不道！”布莱思先生说。

“可是，”迈克尔说，“福加特主义，象所有的宗教一样，把不用争辩的真理过分夸张了。我们只是整批地灌输出去，布莱思。皈依我们的人究竟有多少呢？”

“一个也没有，”布莱思先生说。“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把孩子们从贫民窟里搞出来，福加特主义也就完蛋了。”

迈克尔一怔，不知怎样回答。芙蕾马上说道：“根本没有存在过的东西是谈不上什么完蛋的。迈克尔，你想不想跟我去看看那几个厨房——它们都给搞得肮脏不堪。那么大批的蟑螂，不知道该怎么去清除呢？”

“去找一个捉蟑螂的人——就象那个花衣吹笛手^①，——把它们都引到死路上去。”

他们一到未来的食堂里之后，诺拉·柯费尤那“一帮人”中间的露丝·拉芳丹也来了，于是他们走到下面那间又黑又臭的厨房里。迈克尔划了一根火柴，找到了电灯开关。天啊！在灯光之下，一大群棕黑色的东西遮满了地板、墙壁和桌子，慌慌张张地乱窜。迈克尔总算还能保持镇静，一眼就看清了其余三个

① 花衣吹笛手，英国著名诗人罗勃特·勃朗宁根据德国民间传说写的一首故事诗，叙述一个穿花衣服的吹笛人，用笛声把老鼠都诱入河里，因而清除了某市的鼠患。